

台湾来信 (散文)

青叶

二姐在台湾。
八年前，当那封由二姐的女婿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寄来的第一封回信送到我们手中时，我们的心情是怎样的激动哟！当那写着1949年前旧地址的信件由邮局费尽心血查寻，用摩托专程送上门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这是梦境！

这就是说，我们那位1949年随同他们全家一道离开家乡的姐姐，不是在我们的印象里“永远地去了”，她是在台湾！可怜父母早几年逝去，他们生前怀着遗憾——直到瞑目也不知

道他们二女儿的消息！
于是，一方小小的邮票沟通了大陆和台湾。通过在美国攻读比较文学博士的二姐夫，信由大陆到美国再到台湾，再由台湾——美国——大陆，这样地通了几年信。看到了二姐家全家的照片，知道了二姐、姐夫及子女们的消息，真是“地球在迅速缩小”，只觉得大陆和台湾也近在咫尺！

二姐夫从美国回台以后，信件又由香港的一位亲戚转来，我们的信又由“大陆——香港——台湾”的路线传递，去一封信要十二、

心顿时便痒痒的，扔下孩子打孩子，打完了孩子又后悔心痒痒的，眼泪如雨，赶紧生火煮粥，煮粥时还得用乳汁哺育哭泣的三十分钟的工间还得用乳汁哺育哭泣的一步一步地走完二万八千八百步

有新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有温柔温暖的摇篮曲哄着星星入睡，有银起龙飞的破碎时间的精心，在振板上很有层次地把岁月揉洗，是女人不结婚多好是男人多好，不必婆婆妈妈地围着灶具，围着菜场围着机器围着长长短短短短叹息，更不能去跳迪斯科探戈

三天。

今年我直接从大陆寄给台湾的信，二姐他们也收到了，当我在邮局寄信的时候，邮局的工作人员拿着信封仔细端详“台湾”二字的繁体，她不认得这两个字！这也难怪，青年人（除大学中文专业学生外）多数都认识十七画的“台湾”，谁认得这三十九画的“臺灣”？姐夫来信说他们明春回大陆探亲，又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写给我们，让我们给他们打电话。电话虽然每分钟要六、七元钱，但我还是准备花掉半月工资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因为海峡那边等待的是亲人一颗滚烫的心啊！我们也盼望着亲人明春飞回大陆探亲哩！

女工

鲁绪刚



安康地区作家协会
陕西工人报社副刊
合编

我们

陈荣临

象种子一样撒在这座城市里，这座城由于我们才成长起来，我们接受这样的安排，我们与太阳、月亮和星星为伍，我们的汗水是在漂洗每一处废墟，我们的泪水是在漂洗每一处废墟

一条名叫长春堤的长堤，从环城而去，到南山脚下，成为安康城东线御水防洪的屏障。一条叫白龙堤的短堤，由西向东直抵长堤中部，状似一个英文字母“T”。两堤交汇处，就是山城军民妇孺皆知的喇叭洞了。

象熟悉我的房子一样，我熟悉喇叭洞。“T”字前方二百米，叫作蓝子坡，荒冢坟茔遍布。这个“T”处，又是城里人送葬止脚泣血断肠呼天抢地之处。因此，儿时作错事时，大人便唬之曰：“黑了你把你送到喇叭洞去”。

这里是全城污水入汉江的出口，又是排泄南山山洪的咽喉要道。每遇雨天，这里的抽水机日夜吞吐。一旦排泄不畅，城里便遭水患。七十年代初的雨季，喇叭洞排泄力量过小，竟使当时山城郊区的南坝成为水乡泽国，大批土筑的菜农舍倒塌。

五年前，山城遭到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灾难。洪水最先破堤而入的决口处，就在喇叭洞。我们避难的木排，被决堤之水冲得在水中打旋。那山崩海啸般的嘶嘶声，直到汉江灌满了整个安康山城，城里城外的水位线相平才止……

洪水之后，山城重建，城堤重建，喇叭洞

心曲 (小说)

张宗亭

朝她那迷人的面部瞧，怕碰了那黑亮黑亮的目光。只是趁她支起腰儿擦汗的一刹，瞥了瞥她鼓鼓的前胸。就这，你的心里就折腾得不能再折腾了。

她的脸儿还是红了，红得着实好看；红过一阵，又变得沉沉的：“你这人，不认得我咋的？”

“我，我看你在砸什么。”你有点儿那个了，很尴尬。

她却开心地笑了，笑了……

你把什么都忘了，全忘了！甚至忘了你今天到车间来的目的，忘了那些恼人的事儿。好静的车间，好亮的玻璃，好绿的梧桐，好美的人儿，

车间里这么静，玻璃这么亮，窗外的梧桐这么绿。她握着榔头，青蜓点水样地在一块崭新的白铁皮上轻轻敲击，敲击……一曲歌儿便从她手中飞出来了。这么清脆这么悦耳这么动听，游进你的心底，你就心潮澎湃了。

你敢说她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儿了。你的眼睛一直瞅着她那挽着袖卷儿的白嫩纤俏的小手儿，瞅着上下翻飞铮亮的榔头。说实在的，今天，你不知为什么不敢

好甜的笑……然而，你却突然想到就要离开这车间了，离开她了，离开那个把榔头当宝贝的倔老头儿了。

从头上说，你小子是个大学漏子，没法儿了才进这个汽车修理厂，才到这个车间当铆工的。可你没干俩月，就猫儿般到处钻，一天能钻你当局长的舅舅家三趟。让他不能忍受的

是你那个当师傅的倔老头儿，尽管他把最重的活儿全揽了，让你干轻点儿的，技术性强的点儿的，你就是不肯喊他一声，“师傅……”。这次，你舅舅终于给你“活动”了个机关的差事，为这，你小子才悠游到车间里来“拜拜”的。也不知是受哪

摆书摊的姑娘

姜华

你用高分撞开了大学校门，可你的双腿却走不进去。于是，你使用双拐，在街头撑起一片阳光，也撑起了少女失重的天空……

知识饥饿者在这里获得营养，精神颓废者在这里唤回阳光，东方文化在这里浓缩成一个个璀璨太阳。

呵，摆书摊的姑娘，当十字路口的消息树结成风景，你便成为地平线上，一座青春的塑像。

的排水设施也推倒重建，一时成为新闻单位的热点，更被山城人民所注目。多少个酷暑热天，人们在风扇下不停地吃着冰棍时，建造喇叭洞排水工程的人们，却在烈日下搅拌着混凝土……

如今喇叭洞，一点陈迹旧痕都没有了。简易的排水站被高大的排水机房取代，昔日的一

根神经的驱使，你这样做。

没想到，她，你的小师妹也在车间。今天不是星期天么？

这叮叮当当的金属撞击声，你听烦了，讨厌够了，可今天听来似高山流水，落入你的心湖，潜进你心的深处。你又觉得这车间里有什么东西太吸引人了，似乎心里失落了什么……

你盯着小师妹手里的活儿：“砸啥？”

“水桶呀。”

“水桶？”你一猛象触电似的，紧接着问，“给谁砸的？”

“不告诉你。”她低着头。

“给谁砸的？”

“……师傅……”

好哇！你不等小师妹弄清是怎么回事儿，就窜了上去，抢过小师妹手中的半成品，抢向了空中……

一阵开心地笑过，你小子眼睛开始冒火，满脸怒气了。你永远不会忘记，那次，你不就是拿了车间一块铁皮，出了一身臭汗，给自己砸了只水桶么？谁知，让倔老头儿发现了，没收了水桶不说，照价赔了不说，还非让你在车间会上……那场面，那气氛——你说过的，你一辈子也不会忘。

小师妹看着墙角扁了的水桶，看着你发泄过后满足的眼神，眼睛湿润了……突然，你看清了她的目光。

“你是这种人！”

你从来没见过她发这么大的火，没见过她这么刺人的目光，心里有点儿慌乱了。

“师傅说你要走了，特意去五金厂买了铁皮，让我……”她说着，泪儿流淌下来了。“你知道不，师傅说你聪明，脑子灵，想把他的拿手绝技都传给你，让你以后挑车间的大梁，可你……”她有点儿不能自己了，捂着涨红的脸儿跑出了车间。

变形的水桶在你手中发抖。不知过了多大会儿，你觉得你和水桶一块儿变形了。

车间这么静，玻璃这么亮，窗外的梧桐这么绿……

安康平利县女高山云海

吴定国摄



夜色

南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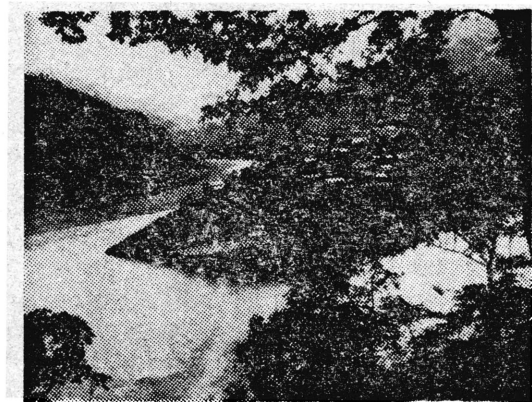
透过无色的空气，夜很静，星点构成的天体，非常空朦，这个时辰月亮东升，站在夜之外，静观夜，那是一个皮球从水面滚过，激起无数水花，滚过水面之前，是一只夜鸟，又一只夜鸟，足够在无雨时辰，风作浪，苦提树下有一根绳索，吊着一口铜钟，不敲时，声音震耳欲聋。

敲的时候，睡意朦胧，把人放在夜里，却很幸福，痛苦倚在幸福的肩膀，不断哭泣，构成一种色彩，名叫夜色。

安康喇叭洞

李响 (散文)

一条名叫长春堤的长堤，从环城而去，到南山脚下，成为安康城东线御水防洪的屏障。一条叫白龙堤的短堤，由西向东直抵长堤中部，状似一个英文字母



山城紫阳

晓桐摄